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二十

宋 曹彥約 撰

墓誌

通直府君曹公墓誌銘

通直府君之將葬也有屬其從弟某銘其墓者某與府君出同族生同屋居同鄉讀書同硯席其游宦不同寮寀尚得同時而覩其易簀也則銘府君者某其奚辭然當其未葬時居官有戎事既葬前一月又成命已當去

職交承之際其事盆殷又兩月過家欲撫棺不可及既病且被劾與文字愈契濶今病稍間日從事田野間衰老少暇逸懼不得如今日也銘將廢乎請次序其事府君諱旴字日華居南康都昌為龜山曹氏者則自有唐叔世派别于宣州之南陵也南陵而上不考其所自來來龜山為大家巨室至府君十有二世矣以周之舊典禮經選鄉老登仕籍則自府君高祖兄弟以來未之有改曾祖諱溪祖諱大經不為世俗學故不上于有司妣

皆黃氏至顯考承事公諱晉在族黨鄉里中尤所推敬
學術事業遠出行輩上又以詩文駢儷名卒皆表表是
時中興之後一郡賢能書族無虛牓莫不為承事公扼
腕者其配孺人陳氏又能善事其夫義訓其子有識延
領所望於府君與其後者甚至矣府君生紹興之丙辰
殁嘉定之巳巳薦於紹興之壬午得一命於紹熙之庚
戌始官於成都府之税院終於常德府之觀察推官解
褐於迪功郎稍進文林郎而掛冠於陛朝之通直此其

大凡也其為舉子也習父業其為孤子也承母志當鄉舉奏揵時陳氏至驚喜曰吾事汝父數十年見其勤苦曾不若汝婦之覩汝效也其處凡弟也始終如一食貧指衆人無間言晚歳官薄迎其凡以往奕棊賦詠與兒時嬉戲不異其居鄉授徒誘進後輩沉浮流俗不為詭激行其居官簡廉不事表襮在成都則寛征税以便商賈所入當少損反更衍緡錢數十萬故事私有公用獨不肯下筆當以羨獻又不許共事者不以為便命決疑

獄則受財者自敗在常德行縣多釋繫囚蠲旱戶租課皆得行其素志百姓指爲佛子上官以至誠公目之蜀帥趙公彥逾尤所推許謂廉勤自將與其適合也恬於名利久無州縣意在常德二年欲去之屢矣會其得持常平節即以引嫌告法吏守故常謂其事不滿半歲不可乃引年得請命既下矣歲適當宗祀即榮其親治裝未發而微疾不起賢兄在側問何所疾苦則蕭然閱雅誦東坡詩數句而已始陳孺人夢飛龍生府君因以龍爲

小字其後登名天府當孝宗初年載名仕版用光宗新沛造物於斯人决非偶然者孺人雷氏亦有賢徳與府君相待如賓先一歲卒子男七人正子晏子高子㬅子開子文子斌子㬅子先卒女二人適劉樸游去疾晏子去疾試禮部未效餘皆有聲埸屋孫男四人已長立者彌大女亦四人已適人者壻㮛三顧以嘉定壬申二月五日葬江州徳化縣江磯山史家礲之原矣既不記諸壙當銘其碣以表于墓曰古人受姓姬嬴嬀芉郝與小

郕謂魯曹比後世分封以國為姓晉秦陳楚分光並命姬嬴無傳嬀芊亦然風姒巳子今何有焉以此推曹不在郕後振鐸文昭垂裕巳厚伯陽潰國參宦封君節騰之際中巳紛紜宛陵有族自晉江左臆度恐然推本未可別子避亂有唐政厖都昌為邑厥屬九江本朝來屬太平建壘族聚始盛廣袤十里府君高祖昆弟惟五始以綠綬脫迹民伍若子若孫儒風益壯秋賦春闈項背相望更有源流舊典禮經奕世游及若新發硎至于府

君益光前業已則首薦子亦屢擢立身有行居官有政不究所施自安其性我作銘詩因得累數歸而質諸尚有族譜

秘閣修撰吳勝之墓誌銘

勝之修撰葬有日墓當立碑真希元直院已諾執筆柴與之秘監又狀其事矣二公號大手筆一代端慤不數人其言足以信天下後世而壙中之銘尚以見屬雖衰然病餘廢兹事且久得附名三賢足以自幸且不忍辭

也請叙其畧勝之諱槩勝家本姑蘇八世祖徙宣城以儒為業嘉祐中有諱華者與同郡梅公堯臣友善嘗屬梅公置京師一監書崇觀中有諱時者應制舉為宗忠簡公澤所深識後從建康之溧水至之始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稍訪故里調寧國府宣城尉以外艱不赴再調南康軍都昌簿亦阻内艱又調岳州巴陵簿改監秀州華亭下砂鹽場堂差秀州教授以臺評改部闕為贛縣東尉秩滿辟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請祠監潭州南岳

廟擢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太學博士司
農寺丞選知隨州除京西提刑仍領州事以疾求閒改
知池州又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求歸徙知太平州未
滿歲求去益力乃以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進直華
文閣以工部郎召不赴進秘閣修撰歷階至朝奉大夫
而發特旨轉朝散大夫此其出處之大略也舊下砂鹽
額不登官通賄以優富户縱彼侵漁使貧者失其常課
至是盡革宿弊上下均一又以場去海遠水味益薄鳩

千人浚其浦引海注之借本錢以給空乏增鐵盤以助
煎鬻宿瘠既洗課以最聞部使者羅致幕下頒其術以
示諸場悉獲其利贛當二廣走集之會仕族出嶺者貧
悴于此循至流落乃引趙清獻守此邦日置百艘護送
故事縱史當路築廣惠之館躬任其勞居者有食行者
有贐陸輿水楫悉為辦集至於創造弓手寨屋閱習武
藝猶是常職捕盜法當改秩棄之不顧乃其素志兩學
厄於黨論師儒失職教導本旨無復介意甫至則甄別

有志與講明脩身行己之要利害毫釐之辨隨其分量各使有得會太廟鴟尾壞時當輪對歷數春秋書大室屋壞之戒與晉安帝時震太廟鴟尾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之證纚纚𠕀言無所回互又言人才之在天下視上意嚮上以表暴為能則下有衒鬻以希用上以奉行為能則下有迎合以自見上以發擿為能則下有賣直以求名上以財計為能則下有聚斂以邀功此其機括所繫在人主操縱之間苟取舍之際意嚮少偏輕鋭者獲

進浮躁者得志將以集事未必不敗事也隨州廹近敵境當兵火焚蕩之後勸賞未明咨訪不及下車之初許士民得白事皆言丙寅之戰韓通死節未録和議再講畏敵太過邉界相犯一切歸罪省民死以非辜寃者莫訴郡乆城壁人無固志兵少不支無以取重即為韓通立廟請額于太常為文弔祭厚䘏其家隨人大悅無不思奮郡有梁臯等七人獄按舊比皆死訪其顛末則敵有盜其馬者交矢相拒此直彼曲立破械縱之具以報

敵敵亦語塞經理郡郛又且併及棗陽扳築具舉浚其濠塹招徠亡命得精兵千人别立一軍號曰忠勇防城之具纎悉不遺教養之方委曲備至土豪孟宗政有保護鄉井功縱所部自肆輕視官府檄來欵接勉以忠義宗政感悟遂為良將信陽屯戍將官康孝先以疑附人獻諸敵境安陸人陸桂偽命得官乃注選闕以部使者發其姦皆得竄逐當塗地方千里戸口十萬强各江東道院實有弛政為之剖决訟牒終日據案掐補禁卒又

抬補又鑱手溝通市河民無疫癘奏免城下稅征商旅
無壅若乃拯民囏厄尤所留意初待次秀州學官出而
任浙右救荒事芒屩杖策躬履窮陋捐金散粟用及私
橐佐使者美意蠲一道賦入以寛百姓作尉於贛又以
使者檄視旱旁郡具以實告得所未聞鄂渚旱蝗四起
田無遺粒預講荒政乞糴於湖南熟郡置場損值分旬
濟給又闢官寺僧居作饘粥以活行路病有藥餌不幸
而死有棺衾屬部十五郡體而行之皆有著效此其臨

政之大略也事親以孝聞事兄以弟聞事寡嫂如事其兄處甥姪如處其子弟少嗇於財每以仕不逮親為憾畢時把麾持節遇公宴必動色往往對盛饌泣下大郡故事有送錢則却而不受宴設有不盡錢則歸之公帑考其緡數不下二萬餘未入朝時課其子以脩身為本取大學之義榜其堂曰壹是後得歸故里家宣城西門有地二十畝為樓三楹矯首遐觀千里在目榜曰得要盖徜徉七年乃始屬纊生於紹興甲戌卒於嘉定甲申

享年七十有一登仕版者四十有四年而生平游宦處
僅有贛尉三考守隨與鄂皆不滿二歲下砂以見忌衡
替校官幕官以煩言改秩鄂渚有實惠及物乃或以干
譽好名目之其尊徳樂義中懐誠實不必與賢士大夫
盡接而脉絡交貫自無間斷不必與非其人相惡而枘
鑿方圓自不相入至於鹽筴以最聞而强以虧額坐替
救荒已著效而虚以好名得謗人之反常害正一至是
哉曽大父諱奭妣胡氏大父諱殊妣王氏周氏考諱丕

承竹坡周公紫芝甥也再試禮部不偶贈朝奉郎妣劉
氏娶石氏沈氏曹氏皆贈安人臧氏又受安人封男女
五人源待補太學生泳三試禮部入太學奉補迪功郎
湖州武康主簿女適進士林公榮皆蚤世淵賜甲戌進
士第今為從政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潛丁丑唱名
第一今為奉議郎通判廣德軍二子將以十一月二十
三日葬于宣城縣石港之原書來謁銘余解后與勝之
為同年進士識面臨安邸中論世事輒契合後十七八

年復會則黨論已起諸言學問者皆咋舌不復道獨勝
之鯁鯁如前日無所沮撓又十年余守漢陽會更化詔
許薦士余取選調中不茍合者三人以進勝之居其一
至其相與莫逆度越於形迹之外者不可毛舉欲辭銘
得乎請銘之曰謂勝之為道不遇耶王立周行孰闢厥
路風寒倚重孰識厥素予節兩道外無窘步郎宿論譔
其選益遽謂勝之為志得行耶耿焉鸞海不使終更冷
官釆芹莫獲問程幕府何為亦至屏營有惠活人胡云

近名時乎道耶天乎人耶時有否泰道無屈信彼衆勝
天我守其真人死萬殊之死一律惟有直道可繼可述
勝之棱棱視彼教忠壹是脩身旁無附庸儉府仁言漢
廷大策其敵益勍其守愈力清風時雨萬古一陶沓爾
盲怪無為怒號有狀有碑詞正而麗我作壙銘以示來
世

郭夫人盛氏墓誌銘

予待罪建平友親舊於漠櫟僧舍當淳熈甲辰有介予

從叔以進者曰郭氏子舒之宿松人斯立其名也手持
小戴禮以科舉請事已識其經意大槩不碌碌只作炫
有司計又習其名物度數日問至十數反覆不少怠息
衆論不以為可予獨可之考其家世則其父予族姑子
也後十餘年有郭氏登進士第者識其名斯立心雖樂
聞尚念相處時年未壯信其不茍于學而已臨事辦否
未敢便許諾又數年予假守漢陽在開禧丙寅丁卯間
北騎驟至邉吏不能禦入郡郡廢入邑邑潰漢陽孝倚

水險予僅不失職旁邑有黄陂實隷於黄盡淮西境上當南北之陸險不足恃無兵馬財計事力邑責又在令疇敢以死守望其佐有為之尉者奉垂白母乃能身任其政令立砥柱中流諸使與主兵官嘆吁歸重心服其膽勇問其人則斯立也敵人環繞其旁獨不敢犯其邑敵人歸北去朝命以墨綬真付之俾專撫字是時戍壘未撤轉徙未復餽餉稍遲即怨咨滿道或一意豈弟之供坐譴黄陂蕞爾邑未嘗闕事百姓朝走州家暮擊宣

威使門以吾令君愛我願久留不許請代予得節湖北
尚領鄂渚又攝事総餉職業所闗與斯立日相聞數數
為諸臺言之舉是三節知其毋異於人非泛泛然者然
不記其為誰氏也斯立脫黄陂得列屬於湖北計臺未
赴而遭内難移書自言郭氏居宿松久世為大家四世
祖承事公諱某有夫人吳氏内助教子起家破天荒於
兹邑詩人紀之有元豐元祐雙金牓之句至斯立之考
諱徽得配戚氏實鄉先生諱得象女義方訓示無異於

承事公與吳夫人者御諸子嚴整使其手不停刻釋卷故諸子不得不自立諸女適皆得人若其事舅姑以孝事夫以禮輕財以睦其鄉則又斯立之不敢誣其親者今既亡矣可無以銘其墓者予及識盛先生知其為人三舍時名進士誠實有直氣貧悴至老晚始得一官志不少下宜有賢女斯立好學能文臨患難能守其人不惟宜有賢母抑其母云賢可以托諸金石盛氏生紹興庚戌至嘉定癸酉卜葬于龍溪山以是歲閏九月之晦

後於其夫者十有六年斯立其長子其次斯張又其次
斯謀皆向進未巳女巳適人者楊師謙趙希焴劉一之
許嫁者孫良貴皆馳聲埸屋學校有以優拔奏名者矣
孫男四人去疾去非去偽去瘋孫女七人斯立既乞銘
又書吳夫人舊誌為證使有依據顧予熟斯立為人如
此知敬其母有子而仕仕而行所學不特金牓為榮足
以誇耀其鄉里且將以昭示來世以信其所巳行雖不
能文猶欲託之以為予重其可銘也奚必有證而後作

耶乃銘之曰崇四尺之墓是為郭氏子之母生子以實學負舉以孤忠捍圉又安堵其所字民有稷有黍可以光上世詒千古銘有辭矣請韻斯語

梅坡先生彭公墓誌銘

梅坡先生之喪當有銘以納諸壙其子方會稡行實乃以屬諸某謹論次其事先生諱蠡字師范避大川名改諱鳳以小字行姓彭氏世為宜春望族自大中祥符以後三徙而居都昌遂為南康都昌人曰雷州戸曹諱壽

是為先生皇曾祖曰淮寧府教授諱圖是為先生皇祖曰三十三居士諱時中是為先生皇考曰太安人秦氏是為先生皇妣當元豐元祐間士大夫以師道為重儒風文物所至彬彬都昌在江左之底尤著見於上國推所從來多出戶曹講學戶曹君文行粹醇經學淹貫既以授其徒又以誨其子三舍法行而淮寧君每冠多士既首選上舍賜政和二年第戶曹君以積閥塲屋亦授初品官彭氏父子始表表于天下矣居士倜儻不覊不

以世事介意會靖康之亂淮寧君旣即世與太安人居里中陶然自得雖生事漸廢日用且不給嬉笑自若不失常度有子五人嶄然頭角先生位在次與伯兄自致學問不誘而好不習而慣不師資而明辨年十六七而戶外之屨滿矣以聲律試有司未嘗專技諸經傳疏無不通徹又讀諸子百氏得其膏馥評議古今治亂如指諸掌然後習朝廷典故商畧時事胸中勃勃無所發越故國子祭酒蕭公之敏戶曹君之外孫也立朝為御史

當庚寅辛卯之旱而時相持祿以四方災異爲諱先生知其然賦辛卯歎以告蕭公又爲書論漢魏相事其言慷慨與蕭公意合會時相有疑禁六察不得言事而常平使者張公郯持節視旱先生以十事說之自戢吏姦以至除盜賊凡八千餘言張公一見以爲此魏元忠也以其書造朝不報先生以爲此不足以盡吾志必以告君而後可草萬言成書且將就道矣會蕭公爲言事御史不十日而彈時相勢不兩立仗斧按江左臬事先生

貧不能自往乃止才大志廣頻不利於鄉舉刑部侍郎
鄭公湜為貴溪主簿校丁酉秋賦乃以草茅言天下事
命題先生一見自許以為吾志也論草茅言事處詞意
激切鄭公奇其能以首選得隨計吏及巳亥庚子時晦
庵朱公熹為南康守入學講說自中庸大學章句之外
又出太極講義一編以示學者學者了章句未暇無論
太極先生一見釋然不煩審訂明日抽出疑義問難往
復晦庵稱善甚久方修白鹿洞書院以先生為經諭晦

菴既去而鄉之後生子弟聞晦菴之學者往往於先生求之先生築室梅坡授徒肄業江淮之士来者雲集規矩森立屹不可犯去家數十步日問太安人安否盖自皇考早世太安人得疾先生養得其志疾病自禱至欲損壽以益母太安人始遇慶典以先生與伯兄嘗試禮部封太孺人及登仕版乃益令封先生喜甚以吾子之官足以及吾母與伯兄戮力門戶訓三弟與子姪皆有成立數楹之下内外半千指人無間言有子二人曰文

曰方文早卒方妙齡秀發以經學魁癸丑省闈賜進士第調池州教授先生奉太安人就養至慶元庚申方上二考矣先生一旦感疾治命不亂獨以太安人不終養為之流涕四月癸丑卒于教授官舍享年五十有五越四月而太安人卒于里居娶陳氏生文與方及一女而卒及見方試禮部與其女適進士周景南再娶曹氏則某從父信豐丞女也方有二子曰炳曰焞既卒哭奉遺命立克為文後凡孫男三人孫女一人先生弱冠策勵

為有用之學於簡編得雋自信甚篤廣座議論旁若無
人其後益更斂藏不自表襮為文平易詳復不見斧鑿
及別白利害馳騁貫穿屈其座人無不披靡為詩雖祖
少陵雅不好依倣自出機軸與古人相上下對客飲酒
立成篇詠又好作大字揮涤捷疾好事者常以酒閘候
之磨墨按紙出其不意旋搜奇句未嘗停筆資政殿大
學士趙公彥逾太常少卿曽公喚為縣宰以客禮延見
訪以境内之政先生劇談終日未嘗略及外事至縣人

利害有益於衣食有助於名教者未嘗不纚纚言之都昌地無秔稻民病於輸二公知其事未有以發也趙公帥金陵始言於餽餉者倣和糴之例代以他米曾公為常平使者則又具奏得請時先生兄弟往來金陵池陽間為二公力陳其事縣人得不強所無為利甚博邑居人食貧且死往往多用火葬相率成風不以為異先生為曾公道其事作興孝園於負郭不毛之地人以為便某年十二歲學春秋從先生讀三傳由屬對以至識音

韻自講論語以至舉子業在先生左右終始五年先生嚴毅明達諸生不敢仰視獨於某待側乃復假借言色其後萍梗渙散不頻奉先生書策遇歲時拜師席與親戚相會聚先生每賦詩必令屬和或酒間分韻或馬上聯句不以其不能而廢歲在丙午某為廣德建平尉入郡迓長官夜宿旅舍大雪且止有剥啄扣門出問姓名則先生徒步而來喜謂某曰吾子方當隨計吏吾懼其幼不更事與之俱入都城過建平不相值留賦二詩矣

某拜且賀因問近所作先生歷歷舉似驚動鄰屋有同寮在傍舍為之不寐明日更相誇說以為盛事及先生在池陽某適當班見過池陽留且數日諄諄與語夜出就外次使某與方連榻而卧稍寤即說賦詩或起坐待旦臨行不忍别徘徊九華樓上篙師以風便請不許至關吏告合龥乃罷調官來歸復如前日不及二年訃已至矣昊天不弔山頽梁壞方卜以明年辛酉八月丙申合葬陳氏于南山之原來樂平告期既不得辭乃為之

銘曰吁嗟先生隱隱磤磤早以道鳴匪槃匪羈侯騁侯馳百不一施滿中紛綸子虛過逿秦駭汗延紳露刄先登人疾其能鬼神所憎力穡逢年人衆勝天天定亦然允也蒼蒼蓋棺不亡克肖有方職思肩任居官有箴銘藏諸深

朝奉郎致仕晏子中墓誌銘

誌晏子中之墓誰其尸之臭味之同親契之厚必予也誌子中墓者然方二豎侵陵救死之不暇疾病則亂豈

能發潛德以詒後世顧請者不已姑撫狀以叙其畧子中姓晏氏諱大正慶歷宰相臨淄元獻公五世孫自幼力學與寒士遊處入太學以勝已者為師月書季考之外宗凋瀝之學論當世事體極有本末當丁卯戊辰間天子既討擅兵誤國之罪以和戎息民小使既遣匈奴有桀心好事者搏手無策乃欲函致建議者之首械送歸附者之衆臆决附和不為中國慮子中銳然發憤上書闕下率同舍爭之以為大失人心重損國體載之史

冊貽笑萬世是時予中奏名禮部當脫去場屋不以苟得為喜而以國論為憂議雖不行識者韙其勇及對策賜第擢入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以學問臨政郡倚為重凡所剖决既獲事情而處心坦夷不以才自恃零陵令闕攝事年餘洗滌吏姦蠲除橫歛决累年留滯之訟為臺府所推好訟之徒不得騁其辯秩滿論薦又辟為成都府路都鈐司幹官兼入大幕為制垣所重同列過自表褉不屑意職業獨以受人羅致思所以報効軍國

利害朝夕必究心參閱案牘詢究獘政及被檄按視邉
瑣盡識山川險要知諸將能否裨賛其長不遺餘力類
省差充檢點試卷官尤稱鑒裁所取詞賦策論悉為聞
人會戊寅敵兵大入奪我皂郊統兵官戰沒闗外洶懼
大帥出駐葢昌子中馳至天水督諸將力戰斬其大首
領號三府相公者麾印悉具兵甲不可勝計子中當改
秩可以解組獨念同來賔客稍稍東歸置大帥於西陲
義應盡力遲留幕下一身之利害不卹也既授京秩主

管襲慶府東嶽廟二年書滿調澤州長沙縣地大事繁久失檢柅姦胥攬戶囊槖財賦而下戶貧民追逮受楚子中下車之初首剔其獘一月之後塵去鑑明上官賢重之已上薦牘一歲之間庭無留訟廣學宮以養士新聽事以臨民方將聳動觀瞻冠倫諸邑而旻天不弔子中以微疾逝矣生於淳熈戊戌九月之壬午終於寳慶丁亥六月之甲寅享年纔五十訃聞得進一階為朝奉郎曾祖紳故朝請郎通判德順軍累贈宣奉大夫妣胡

氏贈碩人祖孝稱未娶早沒以弟奉直大夫知永州累贈正議大夫孝本之子益為子妣翟氏宜人父益故文林郎知復州景陵縣贈通直郎妣黄氏贈孺人子中生相門簪纓相接嶄然露頭角無一毫世禄氣習人物偉岸議論淳實稠人廣衆中似不能言者而又天資好友立志廉儉景陵既沒同産皆早世選族子賢者為兄後姊妹之未嫁者皆得配名士族黨子弟貧不能學者極力教之蜀幕號豐腴歴之者皆為富家翁子中取之既

廉又以給族人之在西州者其後幾不能歸治裝於大帥之手而後得行寓居臨川即僧舍之廊廡為室有田僅數十畝賣其半以赴長沙及没不能遷柩而臺府極力濟之視今之仕者為何如哉西邉自中興以來權歸吳氏總餉者聽命焉未至之供及開禧變故之後王人之權始重與制垣抗衡然而權出吏手錢入私門茍逭目前未有孰何之者子中既被檄巡邉邉無宿儲宣限有闕緹衣不飽子中雖不敢言而王人捉衿見肘不能

自安造為謗言曰與戎司相水火竟逐其帥其後北騎果來饑卒自潰制總二司始大不咸乃至乙申朝省縱臾臺評而兩司寮屬始有為法受惡者矣予中已脫選尚未旋祝耋𫎇宗輿論惜其無辜歸怨饋餉今鳴琴一歲又止於此曰命也夫非饋餉者之所為也娶豫章趙氏封孺人子男一人瓌習儒業女五人長為某之子士充之婦以承務郎前監江陵府沙市鎮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張應龍次適同郡黄應翔餘未行將

以紹定元年十月己酉葬于臨川縣長樂鄉南岡之原祔祖塋也始予知子中名接職事于湘中而不及見逮持節盆昌子中因邉事過我知其本末校文類省又適共事見其器識宏遠議論忠厚於是始結婣好非泛然邂逅相遇者既為之誌又從而為之銘其辭曰吁嗟乎子中赫赫乎爕爕乎其家世也謙謙乎抑抑乎其自持也切切乎孜孜乎其力學也浩浩乎瀚瀚乎其筆力也磊磊乎落落乎其建議也澟澟乎粲粲乎其官業也隱

隱乎𪫧𪫧乎其聲望也衮衮乎岌岌乎謂不可量也渺渺乎茫茫乎何其奪之遽也喑喑乎啞啞乎善良旐氣也岐岐乎嶷嶷乎幸哉猶有子也

亡姪三十郎葬誌

昌谷曹某有姪士志乃吾弟彥繼長子自吾卜居城下吾弟守舊廬營橫舟數楹以佚老隔以大江會聚有時日顧吾喜士志可教每奪以自隨士志亦從容二父間謂從吾學也積習既久驟有聲於行輩詞賦體要嘗以

魁鄉舉論策識時務有美有箴餘事為詩為樂府又餘事作詞詩貴駢儷援筆立就不蹈世俗塵腐語及退飛禮部再試鄉舉考官得其所對策過以賈董許之至申號差舛乃不得入解名識者高其人品不論得失户外之屨紛如也今上即位不知其老伯不可誤以兵部侍郎召辭至三不得免議欲行矣呼士志諭之吾行不挈累惟汝與吾子士充俱往士志無難色買舟治裝約會湖口縣寳慶改元之初聯棹以進仲月入都城館于井亭

橋張木瓜卷旦而入局日與士亥送我于中門出局而歸則復於是而迎我午而飯夕而飲則與士亥坐側問朝家近日事體與今日出處本末又足為我助至季月之九日則吾先祖妣陳夫人之諱日也式假齋居曉坐堂上聞童僕有異聲即而觀之則士志忽踣地不知其受病處也面目如常人特口不能語醫者以為證惡無所措其技猶以為不然踰時不可救嗚呼痛哉日與我言未嘗失次序退省其私未嘗有痛楚前夕與士亥對

榻而卧環以羣僕亦不改常度也晨起謂士兗言不過
詩今日寒甚而已已而奏厠不及門而顛入之盛壯暴
亡未有若此甚者其人本無病而數止是耶將實有病
而不見於外耶與其才而不使粗見於斯世天之奪之
與其所以禍吾家者亦酷矣不幸而與之俱來使之客
死又幸而吾不入局親其醫而不效使吾無所怨咎也
横舟愛此子吾不忍訃者且數月旅其柩於北關崇果
僧舍至八月而後買舟知其終不可不言也遣士兗與

其弟士憑集諸從兄弟護送之以歸至初冬而後至將以十一月甲申葬于家西三里楓林之西脇嗚呼痛哉士志字持可年三十七母與繼母皆黄氏始娶母黨生二女而卒女亦皆不育再娶王氏柩既還家横舟命其長弟士憲次子鍾郎主其祀矣吾先君諱某故左從政郎贈通奉大夫妣黄氏太安人贈碩人為士志之祖考妣吾祖諱某祖妣段夫人陳夫人為士志之曽祖考妣世為南康軍都昌縣清化鄉韓田里龜山人無以寓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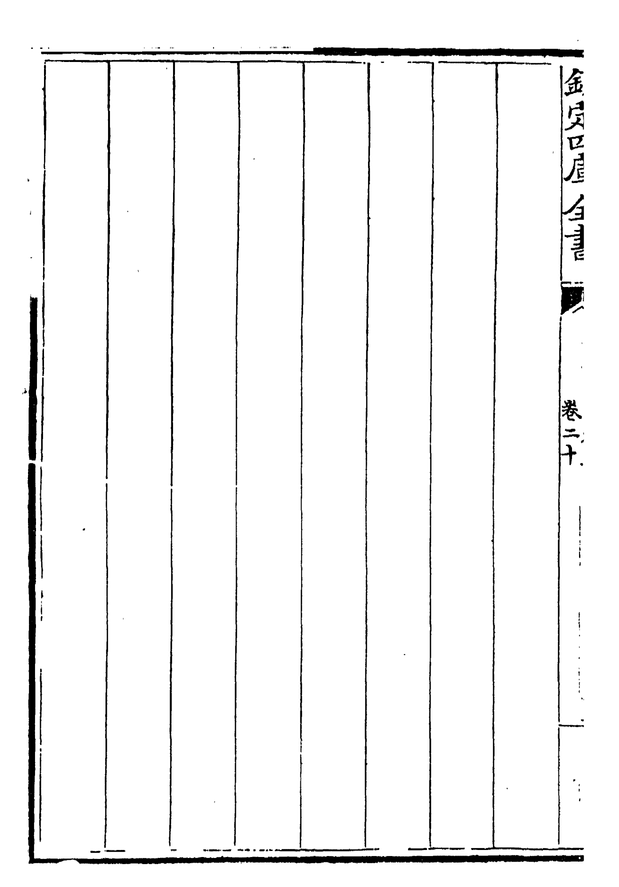
哀也書其實以誌之

王氏壙銘

昌谷居士曹某之妾王氏名某饒州鄱陽人居士初娶蕭恭人九年而卒二女皆不育一男子且病將廢太令人深憂之命居士納王氏逮事太令人得歡心見其誕男子甚喜至居士娶令黄恭人則王氏守其職佐刀匕執線纊惟命所嚮蓋自居士初尉建平與晚守長沙始也奉親以侍其後携家以往未嘗不以王氏俱也及長

沙歲餘乞祠未得請婚嫁迫期生理漸廢始議以王氏還家居守專代米鹽之務自是將漕劒外與擢守豫章皆不復與往而男婚女歸中外井井舉無間言則人以王氏為能嘉定壬午年五十五矣四月壬辰驟得吐逆疾一夕而逝無所痛苦也生二男子士况今為從事郎房州録事參軍士規修職郎新鄂州武昌縣尉一女適承節郎監寧國府涇縣酒稅牛斗極先五年卒一孫男曰之棫將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南軍星子縣洛南

東鄉鸞陂里草堂妙嚴寺之東北磨坊隴之原而居士銘之曰王氏吾太令人所卜食曹氏三十八年壽不為趣又皆命秩所願頗足造物者於此亦不碌碌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昌谷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　儔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昌谷集卷二十一　　　　宋　曹彦約　撰

雜著

評王導謝安

晋中興稱王謝一導而二安石皆以不能恢復中原責之竊以為過矣當典午不競以來士大夫慷慨立事志遠而才短否則清談高視漫不以世務介意有人焉如導安況浮委折于羣兒角逐之内焉得不賢然自王敦

桓温之徒擾亂王室其來也如歸其去也如寄敦不病篤導不敢稱其死温不病篤安不敢緩其篡江左之不亡幸耳乃欲責之擒劉曜梟石勒馘苻堅而騾姚萇無乃過耶按導以識量清遠之資識元帝於潛龍未用之時在洛陽則勸其歸藩鎮建業則勸其興復患難未除則討陳斂餘黨以振起之士論未歸則引名賢騎從以厭服之勠力王室不肯作楚囚對泣去非急之務行清静之政置諫鼓立謗木使晉氏偏有東南稱制者十有

一帝導身相三君每見親任輔佐中興之功不可掩也
安神識沉敏風韻調暢漁弋山水而不以為邀禁錮終
身而不以為困一旦居公輔之寄任弼諧之責鎮以和
靜御以長算不存小察宏以大理戒秦任商鞅之弊沮
桓冲勤王之師身退廣陵志在東山安之出處本末指
不多屈論中興而數導安誠不為過然嘗怪導以得君
行志之秋委以大義滅親之事逆臣王敦近在門內不
以殺管蔡之例為比又從而縱臾之導之蹤跡不可以

縷數也敦之舉兵内向也專以劉隗刁協為名人徒知隗協二子與敦不相好耳考其本末則導初相元帝親近無二及劉隗用事漸見疎遠協崇上抑下為王氏所嫉敦既作逆隗又請誅王氏導之切齒二子非特一日則舉兵而誅隗協不可謂非導之意矣敦之録尚書事也召周顗戴淵問之畏其人望猶欲使為公輔顗嘗極力救導導不知故敦三問於導而導皆不答欲殺顗而濫及於淵久乃自悔則無罪而誅顗淵不可謂非導謀

矣温嶠陳敦逆狀敦深恨之移書于導以為太眞别來幾日已作如此等事明帝在東宫敦欲廢之問及百官聲色俱厲逆折姦謀惟温嶠一人耳導與嶠孰親于敦不聞有所正救設使無故而廢太子導得以辭其責哉此猶可也王彬王舒皆王氏之黨也彬嘗數敦之罪禍及門户導實在坐反欲使彬謝過王含王應既敗舒使人迎而沉之自刺史而累遷不過為會稽内史封爵且不及焉導之不樂於敦敗明矣奪祖逖之事權誰實為

之知劉琨之死而不問誰實縱之以中興風鑒自任使
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導固本無反謀而心之所欲
每與王敦蘇峻合大抵導之遇事往往多其私意望其
公正耿介斷不可得是以明帝在殯嗣皇未立羣臣議
進璽于成帝導受顧命乃獨以疾不至其後輿疾而來
則卞壺實廹之也成帝之逼遷石頭導實失其故節其
後遣人取之曽無赧容則陶侃實譏之也郭默賊殺劉
胤導即以豫州賞之其後斬默父子始服公論則陶侃

實専之也庾亮以帝舅執朝柄趨勢者多歸之導既不平每有元規塵汚人之歎則蘇峻之攻庾庾亮知中朝之有隙也亮之不為劉隗刁協適不與導謀耳成帝每幸導宅下車先拜又拜其婦曹氏受之不疑侍中孔恒密表其非可以愧矣導聞之乃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耶則卞壺之死于先鋒亦導之所不與也孔恒之不為卞壺適未有隙耳元帝以敦導顗協淵為腹心明帝以導亮受

遺詔不殺不遜尊意不止道尊爲累朝大臣官至司徒丞相太傅攉至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假黄鉞爵至郡公號至仲父其他如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班劍鼓吹羽葆皆非人臣所常得坐視賊臣犯闕至再三遂至蒙塵天子陵辱妃后其初始于争攉而其後乃至于黨親藴峻之後以爲天下莫已若矣每發一言舉坐莫不贊美喜同惡異不恤國事文中子之所謂敬猶有遺論焉謝安以簡得名故迹之著于外者猶有限其

望塵而拜温也人或以為怯矣其以壁後置人而却温也人或以為勇矣得捷書而不動聲色人或以為静過戸限而不覺折屐人或以為躁大要任進之心始于桓温之辟召却敵之謀亦出于玄琰之嘗試挾恩威則易掣肘決勝敗則難肆志也王彪之之沮新宫也得其道矣安辭屈而猶或為之不可謂服義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内也失其道矣安坐視而不能止之不可謂守正然方之于導猶在可貸導之才實過于安而其事之著見

乃復若此士大夫適遭其逢固有幸不幸者苟不出于己私而以公道行之始可以論幸不幸矣

評羊祜杜預

晉武帝急意平吳乃用輕裘緩帶以道素自居之羊祜終祜之世竟不能以得吳順人情達天理識事機深哉武帝之為計也是時接鼎峙之後魯肅周瑜曹仁諸葛誕之徒餘習未遠又親有事于蜀鍾會鄧艾之徒以兵力取辦石城以南義不事晉襄陽以北義不事吳如是

而欲以兵力取之與人情衡决矣虐斯人以取天下自有生民以來天理不與當事之幾未有甚于此時者祐之聞命非他人之所與知也是以據險要而建五城帝不以為專略吳兒而還其家帝不以為異步闡之敗止于左官而已寇略戶口止于詔誥而已猶之可也身為晋將出軍行邊何至擅過吳境刈穀為糧已乃計其所值償之以帛思有以結吳人之心而直為是不可及之事祐號當世顏子人固賢矣于其中而加詳焉不可謂

非計也人徒見杜預代祜不二歳而包舉江表致預行事亦非大謬于義使祜以此得之亦何不可孫皓有亡國之徵豈𢟍遲久意者祜在襄陽猶有緩而不切之歎不知武帝有志之初南土士女猶未有簞食壺漿之意國力尚強羣賢猶在祜以仁厚勝之猶足以感其善意勉用陸抗德齊地醜其後情欲不忍真心發露營繕遷徙自困其力陸抗華覈之徒相繼隕命韋昭車浚以無罪見殺孫皓雖帝其國已虛矣預乃反祜計而用之吳

人不悟表還張政之俘非昔者饋藥之意矣偽入孫歆之帳非昔者降鄧香之意矣祜之朝夕思慮豈一日而忘吳罷吳人之戍減警邏之卒墾田至八百餘頃積糧至十餘年之備雖有荀勗馮紞之辯口不足以屈其辭王衍王戎之宿憾不足以害其德天下之謀人未有善于祜者也預定律令則取其直評考課則取其簡爲度支尚書立籍田復常平較鹽運制課調安邊重穀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勝敵其人品不碌碌自是平吳

之手晉無羊祜預為獨步矣祜病而能舉之武帝信而能用之預受命而卒能之終始十餘年立大功業不必出于其手在此一舉關繫甚大非倘平禍亂之常規也

按三國鼎峙而晉受魏禪未幾而平蜀又未幾而平吳其平蜀也有後悔其取吳也有遠圖識事量力知武帝非常主矣惜其見于外而不覩其內用祜于外而不暇乎其內也祜之言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取吳之後當勞聖慮知此則知用祜之不盡矣

評劉元海石勒苻堅

晉鹿不克羣戎競逐乘時崛起有天時人事足以爭衡中國得三人焉亦可謂不碌碌矣劉淵之起離石也好學承師覽史漢諸子議論宏遠恥一物不知其後復呼韓舊業假炎劉墜緒役鮮卑烏丸如使僕奴取蒲坂平陽如拉朽株不幸而死其子聰粲不足有為于天下石勒擒王浚走劉琨南據洛陽北據襄國遂降曹嶷取劉曜其商榷是非足以照鄽生子房得失其雎黃人物足

以定高光上下不特雅好文學考諸生經義而已僅免其身子弘弗克負荷屠其家于季龍之手苻堅最晚出懇懇勤勤尤在劉石之上廢職之可修修之絶世之可、繼繼之農桑于是乎課學校于是乎立其用王景畧也似智其不族鮮卑也似仁若其取衛辰降慕容暐逐楊氏而制仇池擄張天錫而守姑臧奄長安而君之有中國文物之盛擁百萬之衆卒土潰而瓦解尚論古道之君子臨卷慷慨未嘗不太息遺恨于三人也考論至此

竊意古者仁心仁政誠自有規模制度足以立萬世綱紀本數末度皆有以相副非徒以頤指氣使聳動天下而虛文少實所以夸示于人者不足以壽國脉而追前哲也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勒之治差劣于堅而淵之治又劣于勒然而愈可紀則愈不立粗有稱則粗有後著效之相反而論報之不倫豈天道高遠非人事之可及哉堅有兄法不得志于其母久矣堅之弒君本意自立乃欲詐遜其兄以服衆法雖不許猶不足以免其死

此其事親從兄之初固已不勝其僞在位二十七年安于忍而阻其兵既襲有羣雄殘民于鋒鏑之下乃欲免其渠魁以示姑息好名之證厥有端緒至于伐晉一事尤更昭著其語道安也則曰天生烝庶而立之君所以除煩去亂也其語太子也則曰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必皆暴也以區區新造之秦而有百萬不息之師內有好大喜功之心而外盜淵竊良齊之行鮮卑羌仇布滿畿甸舊人族類斥遠遐方心迹之相違處分之乖謬轉

戰萬里而僥幸于一勝則堅之敗也理也非暫也勒事伏利度則執利度讌王彌則斬王彌帝王浚而實襲王浚其詭詐蹤跡亦不可縷數用陳遐則取其誣譖任季龍則縱其殘虐方之于堅雖粗有磊磊落落之意而其長策不立欲虛文不實以欺天下大率相似淵始事成都王穎既而背之假以單于之名猶未足以厭服其心乃速建大號于天下特戎略之傑者耳彼皆生長晉世習熟于名公賢士之論知天下可以力取而不可以力

服惴惴然欲以信義之名結天下實非所好王景畧號稱賢佐猶不免拘拘政刑無一毫寛大意而況于陳元達張賓徐光之徒日有性命不虞之憂而望格其非心躋之于聖賢有天下之域不可得矣漢髙祖未定天下以關中為腹心以丞相府圖籍文書為政事以三軍縞素為基本已定天下則次律令申軍法定章程制禮儀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逺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特見其迹者耳北匈奴和親之議不用臧宫馬武之策交阯

二溪蠻比歲間作所用為將者必以馬援心迹相應昭不可掩載祀四百未為幸也項籍仁而敬人瞋目叱咤人馬辟易然起事而刺殺通有天下而逐義帝宰天下而使人怨不平周世宗斬樊愛能何徽軍聲大振取秦鳳平淮南力非不足而其功業所就不過如此論帝王子孫萬世之計者可以鑒矣

評漢食貨志

井田先王之治本後世得其一端而用之猶足以致治

舍此而皆末矣昔先王經畀本意於斯民生養休息曷甞有纎悉毫末不備謂斯民不可以不安於是有地著之法自六尺為步積而至於畆百為夫自一夫百一十畆積而至於九夫為井出入足以相友守望足以相助疾病足以相救七十以上者得所以養十歳以下者得所以成而安民之效著矣謂斯民不可以不富於是有種藝之法災害有當備之種田中無可栽之木環廬有桑萊茹有畦外有瓜瓠菓蓏之植内有鷄豚狗彘之畜

食肉者有其物衣帛者有其具頒白無提挈之勞衣績無燎火之費而富民之效著矣謂斯民不可以不教於是有庠序之法始之於六甲五方之微而推之於室家長幼之節學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升大學而有秀異俊造之士振木鐸以采其詩比音律以獻於上而教民之效著矣亦非井田之外復有所謂法也秦人自絶於先王之法既不足以久有天下溝遂徑畛之迹既廢而比聯隣里之習日遠後世聖君賢士鋭然欲有以振起之而終

不可至致使好議論者從而尤之以謂世態日益變人物日益繁如封建之不可復用肉刑之不可復施則古之所謂井牧田野自稅畝丘甲以下不可以復講矣用東郭咸陽之策則鬻海者可以多貲用孔僅之策則治鐵者可以廣蓄告緡錢則楊可之計勝輸家財則卜式之計行甚至壁止值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實貨止五物而其數乃二十八品去井田愈遠一切以無道行之疑其貫朽粟陳高出先王之上而其效乃至於虛耗盜

賊羣起然後知先王之法其所以深思熟慮厥有本末非後世所能髣髴也先王之立法於斯民之事不一而足也始而安之懼無以逸其老也中而富之懼無以樂其心也終而教之懼無以養其性也民安則國安民富則國富民知教則國祚長三者相待而行廢一不可後世李悝趙過耿壽昌之徒不暇更為長久計得其富民之說猶足以致目前之利自武帝以至王莽諄諄以富國為急求之於珍寶末作之間直以百姓為貨不知民

怨盜起使其國日趨於貧求富而失其富將焉用智今觀李悝盡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萬井為本以治田勤謹畞益三斗為率考社閭春秋之費稽疾病死喪之用取上中下之熟而四分之或糴其三或糴其一行之魏國魏國富強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數邦用知足否之遺意也趙過之代田也以一畞而為三甽以二耜而為耦耕播種則於甽中而耨草則於壠上其田器皆有便巧其受田皆有頃數有能風與旱之功有常

過縵田之效用力少而得穀多頗有蓄積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或耘或耔之遺意也耿壽昌之建議也漕穀四百萬斛省關東卒三萬餘人嘗試其說已有著效然後築倉于郡名曰常平穀賤則增價以利農穀貴則減價以便民國以之富民以之利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斂出法均民食之遺意也其次則又有鼂錯知地不可以有遺利民不可以有餘力商人不可不賤農夫不可不尊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揆事而言猶

是下策惟其有禹湯先備之意貴五穀而賤珠玉亦能民不乏困天下安寧文景賜租之效常本於此使漢之文武吏能盡用賈誼董仲舒之策衣食足者使知有榮辱之分倉廪實者使知有禮節之好稅民不過什一使民不過三日倣近古之制立名田之限塞其兼并嚴其專殺漸仁摩義去井田不遠矣時方以富國為急其君有意富民已不多見而望其始安而終教之不可得也大抵食貨兩端雖古先聖王不能偏廢于天下然食者

農殖嘉穀可食之物不可一日闕貨則布帛可以衣金可以器械亦不得謂之不急至於龜貝皮幣所以阜通貨賄懋遷有無恃絲粟得以並行於天下而不可以獨立洪範八政顯立次第不可謂無意也上之人以食為主以貨為輔則士得以行其學工商得以不還其業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王德流洽而禮樂成職由此也惟上之人一意富國惟貨是視則蓄價百倍者必有以發管仲之慮子母相權者必有以啟單穆公之憂民

人抵罪者尤有以動賈誼之念而均輸鹽鐵等策將與誅匈奴招南粵巧詆深刻者並行于世不期然而然無足怪者以食為主不尤言治而與治相偶以貨為主不尤言亂而與亂相值上之人盍思其故乎欲富國尤先富民欲富民尤倣井田之意而推行之此則班孟堅兩篇之意截然不相侵紊可以深考不然而日變成法使天下民趨於愁怨而不知悔而未知其所底止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二十二

宋 曹彦約 撰

雜著

玉璽本末

言傳國璽者多矣訖無定説原其所由則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見道聽塗説未免差誤傳記雜録易以湮没原註舊唐經籍志有紀僧真玉璽譜一卷姚察傳國璽十卷徐令言玉璽正録一卷而僧真姚察之書久不傳矣館閣書目中亦無徐令言正録而其説或亦謂之玉璽譜間見諸書唐章懷太子注後漢光

官員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璽事頗詳最無依據武紀已用其說今僅有蜀本朝士談一書乃前都士大夫所傳已無依據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說參於其間尤更牴牾原註令言信北齊書之說謂永和所得之璽即秦璽也與晉紀不同又謂侯景既敗侯子鑒盜其璽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為棲霞寺僧永所得陳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獻陳亡璽傳於隋不獨晉非此璽而陳隋亦無此璽矣李石信晉陽秋之說謂晉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得璽於慕容永乃送建業不獨晉不得此璽而永之崛起亦無得璽之理語在永和璽注正史所載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紹聖間此璽再出士大夫以紙出之當職官手自摹之則其著見於天下者寡矣原註鄭望之秦璽跋云紹

聖四年初獻秦璽詔百官雜識視時先君為尚書郎乃請以紙出之遂得其真金石錄云咸陽所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將作監李誡誡手自摹印之遂傳於世然其璽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盡考也原註漢宣帝立玉寶璧祠于未央宮中劉原父以為受命寶和氏璧當是據崔浩而言崔浩漢書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輿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荊玉而飛上天矣則其璽當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藍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綠如藍則其璽當為綠玉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韓强在長城西山巖石間得玄玉一方四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為瑞則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漢魏晉所得之寶與白色綠色玄色並出之異然後辨史氏之差誤衆說之不根使後之君子有攷焉秦以

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秦獨天子稱璽原註出漢舊儀始皇作傳國璽使丞相李斯書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原註吳志孫破虜傳注引舊吳書之文如此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吳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為得朝士談云秦璽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為盤龍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是皆未見真璽者也攷正史及衆說未嘗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已兩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自晉傳隋亦不聞有背文面文之說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其背文不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意同而詞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漢高帝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軹道旁封上

始皇帝璽原註出高帝紀後誅項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曰漢傳國璽原註出元后傳漢官儀以為子嬰上始皇璽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遠也周勃誅諸呂廢少帝嘗手貫皇帝璽原註出史記世家應劭注後文帝時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註出勃本傳昭帝時殿中有怪一夜羣臣皆驚霍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

秩二等後光廢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註並光本傳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原註出王莽傳太平御覽載哀帝將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中常侍王閎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闥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不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跪授璽綬按漢書董賢王莽傳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謂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哀帝既崩莽白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賢印綬則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璽綬而王莽所白者董賢印綬也御覽本援引漢書而班固荀悅之書皆不載不知何書耶平帝既崩孺子嬰未即尊位

璽藏長樂宮王莽簒漢使安陽侯王舜請璽於元后后怒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名思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於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

而兄弟令族滅也原註出元后傳玉璽譜曰元后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載至吳書乃始見之也及漢兵誅莽莽帶璽綬避火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并璽與王憲憲得璽無所送妻莽後宮乘其車服越四日而李松鄧曄入長安斬憲送更始大司馬謝祿而璽歸更始矣赤眉殺更始於高陵立劉盆子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乃詔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乃祖宗之靈士

人之力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爵乃受傳國璽原註出光武紀靈帝既葬少帝在位獻帝未立宦者張讓段珪作亂刼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璽者奔散併失其璽讓珪等既誅二帝既還得六璽於閣上而傳國璽獨未得也董卓廢少帝獻帝自陳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東州郡起兵討卓卓迫帝都長安二年遂發掘洛陽諸陵破虜將軍孫堅以袁術之命入洛陽掃除漢宗廟平塞諸陵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

舉軍驚怪堅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方圓四寸紐盤五龍上一角缺原註此吳志孫破虜傳注引吳書之言也此璽元后投之於地舊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堅死袁術將僭號拘堅夫人而奪之原註出山陽公載記術僭號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璽還許上之漢原註出朝士談與山陽公載記相表裏但載記節文見於吳志注與雜書未見全文恐亦出載記也而玉璽譜乃云袁紹有僭盜意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舉兵以向魏武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恐不然也按堅為破虜將軍乃袁術之意堅死後術復表其兄子賁為豫州刺史策載母徙曲阿繼從袁術其不為袁紹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將受漢禪遣使求璽綬於獻穆曹后

原註后魏武女也

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

璽原註出搜后傳續漢書云天不祚此璽其義亦通按魏志賈逵傳魏太祖崩隱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是時魏未受禪所問者魏王璽綬耳非傳國璽綬也

司馬師將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原註出魏畧

自魏傳晉使太保鄭沖奉璽禪位其後平吳不過得金璽而已原註出晉書御覽引拾遺録曰晉太康平吳孫皓送六金璽云無玉工故以金為印璽

惠帝時

趙王倫篡位使義陽王威與黃門郎駱休逼惠帝奪璽綬倫敗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原註出威本傳）懷帝永嘉五年歲在辛未王彌入洛陽執帝詣劉曜而傳國璽不可考矣（原註晉書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為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偽趙冉閔誅石氏璽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于晉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不同北齊辛術傳云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且言二漢相傳至魏晉沒於劉聰至穆帝永和中得之歷宋齊梁而沒於侯景景敗得於郭元建而術以進焉按永和所得

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至隋猶在載於禮儀志者甚詳而所謂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寂無聞見則知晉史所載者為是而北史所載者為非也唐貞觀撰晉史其志書最為詳備不應有此璽而不録玉璽譜云璽屬石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朝士談云石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刻其旁為文曰天命石氏其説既不相同又云此題今不復存不知所見者為何璽不敢以為秦璽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粗有傳授亦謂之傳國璽今別條以永和璽名之馬端臨通考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熊平原太守趙思賢佩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按郭元建侯景之黨景敗以廣陵降王僧辯既而復降於北齊齊遣行臺辛術據廣陵傳國璽自五胡之亂没於劉石石氏敗璽復南歸于晉歷宋齊梁至侯景之敗

而璽遂北歸于高齊云　後趙石虎得玄玉璽於武鄉之長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璽然其色玄也不知為何代之璽原註出石虎別傳按石虎即偽位在晉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璽之年不可考也武鄉乃上黨屬邑本朝初屬潞州後析為威勝軍　秦苻堅為姚萇所執當晉孝武太元十年歲在乙酉距洛陽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萇求傳國璽於堅堅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璽已送晉不可得矣史不書其璽文又無送晉之事不知此為何璽原註出載記堅傳　又六十一年歲在丙戌當後

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史不言其玉色工製與其方廣厚薄既曰魏受漢璽或者真傳國璽也不知魏晉之間末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璽則傳國璽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後歷東西魏周齊隋唐而此璽未嘗見於史後魏叅平甚久不知何從失之本朝紹聖四年歲在丁丑距太平真君

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興軍以聞詔尚書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官講求定驗以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獻玉璽其色緑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紐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紐五盤紐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相合大小方圓無毫髮差殊今考璽文為秦璽可知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

乃李斯小篆其文則刻而非隱起其字則飾以龍鳳鳥魚乃蟲魚鳥跡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華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而工作篆書之文巧者亦莫能彷彿非以後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詔旨得與討論黜諸家偽說而斷以正史所有玉璽妥是漢以前傳國之寶原註蔡京

等黜諸家偽說而斷以正史其說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還就欺罔無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晉得此璽如今得秦璽也豈可謂之晉璽至於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斯乃秦璽而後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為後魏之璽以既壽永昌為秦璽

其為面謾也甚矣邵武後錄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雨後村中立門足陷得玉璽一方四寸篆文如鳳鳥之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按璽記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為璽元后取璽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色黃此青蒼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無之有司奏上廷議以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詔令禮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聞四月丙戌禮部太常寺言按國朝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並行大朝會儀乞以禮祇受羣臣稱賀從之命宰臣章惇書寫玉檢詔詞臣撰樂章付太常寺應奉朝會之用丁酉詔傳國寶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五月戊申朔行

朝會禮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謝景靈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詔以紹聖五年六月朔為元符元年原註出泰陵寶録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寶為八寶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為文大觀元年十一月詔八寶初成可於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尚書省言受命寶非常用之器唯封禪則用之則大觀以後本朝有緑白二璽矣原註出會要謹按御製八寶記云受命寶其玉藍田其制秦也不可以傳示將來貽訓後世方參稽憲度自我作古有以寶玉獻者色如截肪氣如吐虹温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

龍蟠鳳翥魚躍鳥飛奇耦相生縱横得所有以善工進者雕琢衆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縷不見其迹四者畢備於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蔡絛云得秦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後考驗甚詳上猶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舊說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檢者此又絛之鑿也但古今所見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 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蓋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璽者不知其何時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秦璽不同 原註北齊辛術傳以其文為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誤也已於秦璽辨之 後世以為傳國璽易與秦璽相亂今故以永和名之謂其以永

和至晉而名始著也其制度精密非當時僭偽所能辦原註晉陽秋云鳥篆隱起巧麗驚絶與傳國璽不同隋志云螭獸紐上交五盤螭鳥篆隱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紛爭假託天命者皆欲得此璽變詐百出無所不至原註晉載記冉閔弑石祇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禕聘慕容儁儁使記室封裕告之曰石祇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禕曰平冠之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載記又曰冉閔既敗慕容儁欲神其事詐言歷運在已閔妻得璽以獻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璽又玉璽譜云元帝渡江後數世無玉璽北人皆曰司馬家兒是白版天子或謂元帝大興三年慕容廆嘗送玉璽三紐不知彼乃守文氏所得之璽非中國之璽也晉永和雖得之而所以得之

者非正道也

原註載記又言冉閔被執其子智尚幼蔣幹遣詹事劉猗奉表歸順濮陽太守戴施應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歸以告幹猶豫不決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道當遣重兵相援幹信之乃出璽付融融使賫璽馳還或謂何融以賞得之或謂戴施取之以計乃使何融馳還或謂冉智以璽付之非蔣幹也夫要是何融戴施共謀取之冉智年幼聽命於蔣幹不足深辨晉陽秋云雍州璽者晉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詳厥始此則誤也八字載於永和八年晉紀不可泯沒慕容永崛起小醜草創簡陋尋為慕容垂所殺安得更自制璽先是慕容儁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

據一方猶以不得璽爲恥詐封奉璽君而况於永乎其言未詳厥始則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諸家之說推本而鋪叙之永嘉五年王彌陷洛陽得六璽送劉曜曜送劉聰而此璽在其中原註洛陽陷時與秦璽當皆送劉聰而秦璽不復傳授疑亂兵失之聰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準作亂自稱大將軍執粲殺之及準爲喬泰等所殺推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璽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增兵攻明及曜敗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璽于勒向所

謂六璽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璽耳原註已上並雜出晉書載記按天子有六璽曰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所用不同應劭漢官儀及諸史皆詳言之與傳國璽並行於世自永嘉以後每言傳國六璽則是六璽不皆在與傳國璽合為六耳前凉錄載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中得一玉璽鈕紐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後周書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必永嘉以後之所失者也至唐貞元二年神策將温嘉順猶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寶亦可見矣趙封送璽于勒止有一璽於此可見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鑒冉閔相繼篡立閔為慕容恪所執其子智守鄴尚幼因其臣蔣幹以璽獻於晉原註燕書曰元璽六年蔣

幹遣太子詹事劉猗賫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黄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去此事虚誕全不可信

永和八年璽至建業百寮畢賀原註出晉穆帝紀　自晉傳宋宋元凶劭作亂而敗不見傳國璽問劭乃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興宗為侍中每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拜陵嘗使負璽陪乘宋末謝朏為侍中領秘書監齊高帝將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朏曰我無

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登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原註並出宋書自齊傳梁至簡文帝為侯景所篡景敗其璽不知所向北齊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得其八璽獻於文宣文宣以告太廟而此璽居其一也原註辛術傳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推原所自以為永和中載僧施所得者使督護何融送建業歷宋齊梁至侯景景敗侍中趙思齊以璽授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術而術以進焉其璽文與晉紀不同疑術傳誤也若以為晉永和自是一璽而辛術自是一璽特術傳引用之誤亦是一說但永和璽後

來却有傳授而卒衍璽所謂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齊陳之際畧無所傳知其誤也又文宣紀載所獻八璽而衍傳只載傳國璽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璽也先是齊受東魏禪固嘗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璽綬而魏宗室元暉業罵之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事見魏景穆十二王傳則知當時之璽不一而足八璽之中亦必有所謂六璽者特宋齊所傳非西晉之舊也

北齊河清中著令定制自六璽之外止有傳國一璽白玉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乃是物也

原註隋志載北齊璽自傳國璽六璽之外止有木印則卒衍元韶所進之璽已不能全矣

北齊西魏皆併於後周始與神璽並行於世

原註西魏大統三年槐里獲神璽大赦不言其文也獨隋志言神璽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天

傳國璽明受之運則神璽之文亦有關乎天命者矣開皇三年詔以傳國璽為受命璽原註出隋文帝紀朝士談云開皇九年平江南得真傳國璽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璽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璽失於晉永嘉而稍見於後魏太平真君之時永和璽復歸於晉而隋已得之於後周矣陳安得有真傳國璽哉謂陳有梁敬帝近代受禪之璽猶之可也況西魏北齊已先有神璽之名非開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璽沒於宇文化及化及敗為竇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東夏建德右僕射裴矩奉八璽以獻而受命璽寔在其中原註化及之事雖出於朝士談而正史不全載然新舊史於建德傳皆云裴矩奉傳國八璽來降則煬帝失之於化及化及失之於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璽以封禪

禮神即其舊也原註新唐志載神璽受命璽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璽而已是謂八璽乃言有傳國璽及八璽豈通傳國而為九耶志言八璽甚備而傳國璽獨無所言是誤以受命傳國為二璽矣當云合傳國為八可也太宗貞觀十六年復刻受命璽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復自別於傳國璽矣武后長壽二年嘗改璽為寶中宗神龍元年又改寶為璽原註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紀不載特於長壽二年九月乙未書作七寶而已元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而傳國之名猶不廢也原註肅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則知雖改為承天大寶而舊名不廢也五代亂離後其

璽不復存矣原註蔡絛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艱難諸寶多階石為之元豐中始詔依古作六璽有玉而未成也會要云唐末六璽亡失國朝鑄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詔以天下合同之印為天下合同之寶御前之印為御前之寶書詔之印為書詔之寶鑄以金是玉璽不傳於本朝也受命寶者其初當出於傳國二璽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禪遂有東西二魏之寶其名不一而所謂傳國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乃永和璽也其傳最遠開皇三年始表異而出之名曰受命璽而受命之

名立矣隋傳之唐而太宗不以為受命璽也貞觀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璽以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際各有是璽而其文則異本朝繼五代之後二璽皆不復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詔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註會要誤以膺字為應字而長編不載旁見於宏詞類編者乃作膺字雖不足祿然累聖皆作恭膺天命之寶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詳定封禪儀請以玉牒玉冊並刻字填金聯

以金塗銀繩緘以玉匱置石磩中封匱以金泥和粉乳香為之印以受命寶寶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則是真宗朝嘗兩作之矣原註會要云請依舊制別造玉寶文同受命寶則是八字皆同而長編止載恭膺天命之寶六字蓋節文也是時又作天下同文之寶鑄以金以封石磩會要雖云封匱封磩之寶而不言別作則又畧也乾興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禮儀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寶并緣寶法物請下文思院少府監從之天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詔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寶則是仁宗初年亦兩作之也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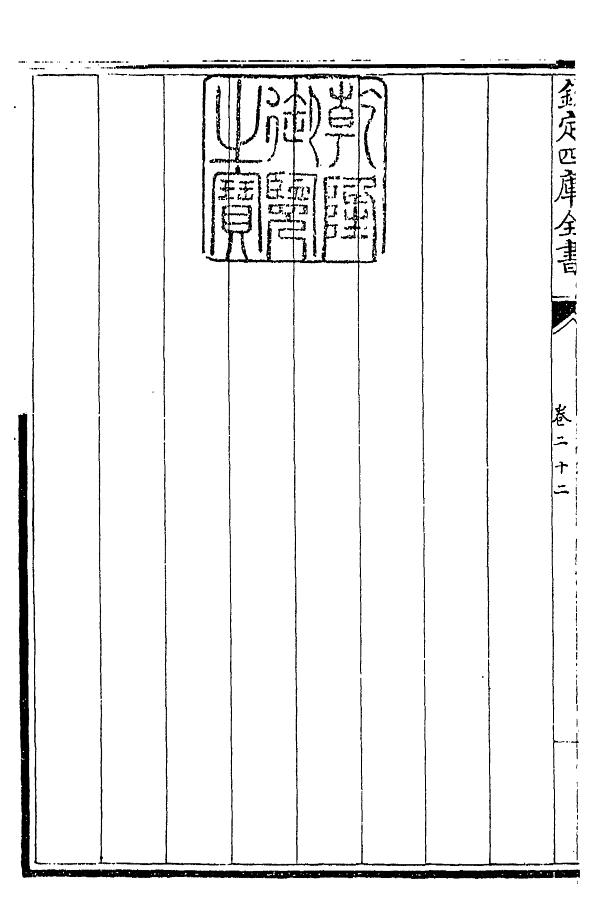
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詔檢討檢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寔其後别造受命寶而所議弗用元豐八年哲宗即位門下侍郎章惇言奉詔篆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從

之原註以上並出會要即是以觀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寶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矣但前乎真宗則有太祖太宗之世後乎真宗則神宗居英哲之間而受命寶亦不作豈作輟亦隨時耶將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璽紹聖五年四月詔作傳國璽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是哲宗有兩受命寶而秦璽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寶因秦璽之舊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為文則徽宗之受命寶不復用恭膺天命之舊矣既作受命寶又作

鎮國寶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寶大觀元年八寶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詔以來年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原註鎮國受命本是二寶而會要乃載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受命寶字之上添鎮國二字則當與鎮國寶相亂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詔八寶之名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則是受命之寶未嘗加鎮國字也會要何為並載耶今皆不存矣原註朱丞相秀水閒居録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寶悉為金人刼取矣但八寶既失而鎮國寶獨存其文所謂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者則又朱丞相誤也鎮國寶文九字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而範圍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謂之定命寶乃朱丞相維揚所見者也合定命寶言之謂之九寶靖康八寶皆失而定命寶獨在蔡條國史後補載九寶甚詳與御制八寶記及會要諸書皆相表

褱當以條說為正　予討論玉璽本末有所謂雲麓漫抄者乃趙彥衛原註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見疑猶有遺論也討論粗定乃於親戚間見之顧其說微有差誤不足取信且如秦璽之為玉或云和氏或云藍田要當指一物為証今云秦得和氏所獻玉命李斯篆書詔工人孫壽用藍田玉作何也獻帝初雖失璽後復孫堅得之再入袁術而徐璆以上於許今云獻帝出奔則失之何也曹操雖不受漢禪而子丕實受之刻玉璽之側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雖真偽未可知未嘗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應操為丞相時先取其璽何也晉元帝渡江數世無玉璽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譏其後永和得璽君臣相慶今云三國鼎立時有假版天子之語何也秦以前為方寸璽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璽今云方圜四寸其為偽無疑何也如此等類不可勝舉姑舉其槩以自志焉


乾隆御覽之寶